

蒲公英

從看手機視頻說起



退休的日子，大部份的時間都浪費在瀏覽手機上，這種壞習慣我深感憂慮，一直就想痛下決心，可是一打開手機又被那些沒啥價值，有的根本是沒厘頭，有點胡鬧性質的視頻吸引著，還是把剛下的決心又拋諸九霄云外。

記得在不久以前，好像很久以前，曾經看過一則視頻，說什麼一位有雷鋒精神的年青人，見到一位老人走路不小心摔倒，受了不輕的傷，那位古道熱腸年青人，立馬把他送到附近的醫院幫那位不幸摔傷的老人家墊付了入院保證金，又聯係了那老人的家屬。老人的家屬趕到醫院，年輕人還沒開口，就被老人的家屬批頭蓋臉的污蔑，說是年輕人把老頭撞倒，不然的話，他為啥把他送到醫院，那糟老頭二話不說也加入指責那年輕人，說是他撞倒的。

最後這位現代的雷鋒，一顆熱忱的心從頭髮，一直涼到腳底根，既然這樣雖能對簿公堂，最後那位年青人被判賠償那沒良心的老頭，與他那群狼心狗肺的家屬一筆不菲的錢。雷鋒要是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我們整個神州大地那些本來具有雷鋒精神的人，大家都步步為營了，深怕好心反而惹禍上身。我也警告我的兒孫，要把我們這裡的所謂「童子軍精神」收起來，好事做

了反而惹了一身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而不死是為賊，像那位黑白不分，恩將仇報的糟老頭，不知還活著沒有，在他的最後人生道上，他的良心會不會有時隱隱疼痛，至於那沒良心的老人的家屬，想起這種鬼神共怒的事，不知會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我是不得而知的，還有那法官，判那熱心助人的年青人敗訴，要是還活著的話，不知道晚上睡覺時，良心會不會疼痛，像這種人，找條繩懸樑算了，像這種人活著也是浪費糧食的。

當下的神州大陸，怎麼了。中國不是一個禮儀之邦嗎？我七歲離開家鄉，很少回去，家鄉的至親，大都散居世界各地，基本上，已沒有啥親人了，只剩下父親七、八十年前建的洋樓，在那個年代在我們家鄉已算頗為現代化的人，至今已對於家鄉的一切都不甚了了。昔日的洋樓已是老舊不堪了。聽說家鄉的一些遠親近鄰日子都過得不錯，有的更是飛黃騰達，再也不像以前動一動就要旅居海外的鄉親集資，搞這搞那的了。

如今的故國神州，禮義這二個字好像已漸漸地淡忘了。

希望像我至今未曾忘記的視頻上，那個不小心自己摔倒的老頭與他的家人的人群不會再出現了。畢竟中華大地是有著五千年文明的禮義之邦，您說呢？

2024年12月4日

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一）



編者按：這篇回憶錄是華社已故名報人莊文成先生的遺作，原載他生前出版的書《正經話》，看了這篇文章，能了解菲律賓華人社區半部當代史，非常值得閱讀。大眾論壇將於十五日連載，敬請垂注。

我深深感受到在那戰火紛飛，妻離子散的年代的痛苦，我也感染到這一代人安居樂業，歌舞昇平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國民的喜悅、驕傲。我深深感受到你死我活，互不退讓思想鬥爭的政治迫害和恐怖、殘酷，我也感染到互相提攜合作的民族和諧社會的內心安寧和踏實。

我慶幸從一個沒有祖國照顧的海外孤兒，偏激民族主義者腳下的螞蟻，蛻變成這共和國的一個主人翁，我欣慰地看到被指政治、經濟顛覆者的「引叔」變成了發展、穩定這國家的主導力量，甚至是共和國今後繁榮、強盛的生力軍。

因此，我想把這一個甲子的巨變痕跡，作為一個記者，把我親身所見所聞和經歷，兌現成文字記載，雖然對事物觀察的深度和視野有很大的極限，但多少可讓我們的後來者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在艱難困苦中煎熬過來的。

【第一章：憑弔古戰場】

我於1954年畢業中正中學高中部後，立即進入《華僑商報》當外勤記者。那時候，馬尼拉的華文報紙有四家，即《大中華日報》，《公理報》，這兩家中國國民黨黨報，還有《新聞日報》（午報），自稱中立，和《華僑商報》，被認為是家「左傾」的華報。

在我進入《商報》前，商報一些外勤記者的名字，在僑社都很響噹噹，很有名氣，如章華，他的特寫報導因為主題明確，文筆輕鬆，活潑，吸引不少讀者。如薛約翰（薛光），他是讀法律的，在報紙上為讀者解答一些法律問題，引起各方注意。而且他跟當時轟動一時、人類有史以來首次空中劫

機案主角洪祖鈞是同學，在採訪和報導劫機的消息，特別詳盡和內幕，而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還有，現任《世界日報》社長陳華嶽，他是採訪國會的記者，他對菲國政壇及政治消息，特別靈通，特別是政局分析文章更有獨到之處。他經常在《華僑週刊》，以筆名夏向華發表一些當時政治領袖的訪問記，著名的菲國民族主義者參議員勒道（C.M. RECTO）的一些政論和政治思想，就是通過他的筆，介紹給當年的華僑社會。其他的還有洪忠（江祖）的僑社動態的報導，都很突出，他們可說是我的前輩，我一直把他們當為我學習的榜樣。

那時候的華文報不像英文報那樣，首版是要聞（包括本地、國際及體育新聞，而偏重本地消息），而是國際新聞，以適應當時華僑對祖國局勢發展的關心。而本島新聞則放在最後一版。

但各報的競技場卻在本島版。當時中英報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平時截稿時間是凌晨一時，那時候，搶新聞，搶獨家新聞是報紙的賣點。

那個時候，每個跟華僑社會關係比較密切的政府機關，如總統府、國會、市政府、海關（不包括機場）、移民局、司法部和警局等，各華報都派專人採訪，警局的級別比較低，但它接觸面大，各階層人物都有，是社會新聞的來源。因此，不論英文、華文報都把它當為初入門的記者的訓練場地，請別小看它，從這場地訓練出來的名記者很多，當年《馬尼拉時報》總編輯茅底查是其中之一，曾當任過新聞部長的羅洛普禮耶示，也是其中一個，還有其他名記如現任計順市長仙尼·迷文智，如馬克·未申壽，安裕胡，禮未洛素都是。

在這競技場上，我亦會大展過身手。在一個老友們的聚會上，當年任《新聞日報》採訪警局消息的吳志惠，又一次提起，《商報》當年的那條獨家消息「華僑義山發生盜墓事件」，是我「害」他被吳半生社長叫去「訓」了大半天的罪魁禍首。

（未完待續）

黃國鵬

菲政壇政治大劇上演 鹿死誰手？



菲律賓正副總統的政爭已持續數月，近來愈演愈烈。

總統馬科斯動用行政權力及盟友的關係，對副總統薩拉及其父親「老杜」開始進行政治追殺，從追查副總統薩拉擔任內閣的資金使用情況入手，到薩拉副總統辦公室的機密資金使用流向，再到翻開歷史舊賬，追溯「老杜」執政時期「禁毒戰爭中的法外處決」等行為。

小馬科斯的唯一目標就是將南部「老杜」這個對菲律賓政壇頗有影響力的政治世家逐出，再度實現政壇「馬家」一家獨大的格局。

總統小馬科斯的「組合拳」惹得「老杜」這對政壇父女倆怒氣衝天，副總統薩拉揚言：如果自己遭暗殺，就會叫殺手刺殺小馬科夫婦及其表兄弟眾議院議長；「老杜」甚至呼籲軍方來解決這場國家政治危機。

小馬科斯利用一切手段啟動彈劾副總統薩拉，無疑加劇這場政治紛爭的慘烈程

度。但在政治危機當頭，據說有德高望重的高人以民生福祉為重，居中勸和「馬杜」兩個政治世家和解。

11月29日，小馬科斯對外媒說，彈劾薩拉只會進一步讓國會被束縛，對人民沒有好處。

小馬科斯認為：「為什麼要在這個問題上（彈劾副總統薩拉）浪費時間，這些都無助於改善菲律賓人的生活。在我看來，這完全是小題大做」。

從小馬科斯的這些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做總統的格局還比較大，正副總統似乎有「和解」的表象。

然而，時隔三日後的12月2日，由民間團體、前政府官員及宗教界人士等組成的彈劾團體，得到左翼黨團「人民行動黨」眾議員Akbayan的支持，在「老杜」政敵Leila De Lima的帶領下，前往眾議院，提出對副總統薩拉「違憲、貪污、背叛公眾信任」等多項罪名的指控。

菲律賓憲法明確規定，眾議院的任何

老油條

十五個美國無家可歸城市（三）



第九個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OAKLAND）。奧克蘭位在舊金山東邊，他吳多樣性和充滿著活力，創造力而聞名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然而，奧克蘭作為一個繁華城市中心的魅力掩蓋了重大的社會問題，其中無家可歸是最緊迫的挑戰之一，目前大約有9759人沒有穩定的住所，使奧克蘭成為美國無家可歸人口排名第七位之多的城市。奧克蘭飛漲的房價使得許多居民超出了他們的經濟承受的能力。在皮埃蒙特等街區豪華住宅林立而在東奧克蘭等地區人行道上排列著一排排臨時帳篷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宿。兩者之間豈不是形成鮮明的對比嗎？一位當地的物業經理指出公寓樓周圍停放了房車，經常會讓潛在的租戶感到震驚，使得在該地區找到可用的出租房產變得更加困難……。

第十個是伊利諾伊州多芝加哥（CHICAGO）。這個城市大約自6139名無家可歸者。這個數字是自2007年以來沒有變化。美國媒體和機場乘客分享的許多照片無家可歸的人騎著或坐在芝加哥機場散落在機場垃圾旁，一些乘客也對在機場看到這麼多無家可歸的人感到驚訝。在芝加哥的每一個無家可歸者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一位暫時住在奧黑爾機場2號登機口的無家可歸者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被診斷出患有肺部疾病後，需要動手術，困擾他的是還沒有籌到動手術的錢。芝加哥甚至在沒有花完所有可用資金之前，來解決這些無家可歸的問題。然而，聯邦政府為無家可歸提供的疫情救濟資金中有4400萬美元尚未使用，該市為無家可歸者的救濟工作預留下有2億美元……。

第十一個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聖何塞

（SAN JOSE）。聖何塞是城市內部差距不斷加深的一個明顯例子，在這裡繁榮的開發商和苦苦掙扎的居民共生著。聖何塞也是蘋果，谷歌和臉書等科技巨頭的所在地，這城市目前大約有9903名無家可歸。算是美國無家可歸人口最多之一排名第六的城市。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億萬富翁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無家可歸的情況正在增加，而生活成本使聖何塞成為全國最昂貴的住房市場之一，結果使許多低收入居民，包括服務人員，教師，甚至公職人員都搬往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或者在極端情況下變成了無家可歸者，這種不平等凸顯出了硅谷的繁榮與不幸居民所面臨的困難，一個顯明的對照……。

第十二個是俄勒岡州的波特蘭（PORTLAND OREGON）。波特蘭無家可歸問題的複雜性，從數字中可以明顯看出，截至2020年大約有4000名無家可歸的人睡在街頭。從2015到2024年波特蘭無家可歸人數增加了65%，目前有6297人無家可歸。在同一個時期波特蘭在經濟通用房開發和其他服務上花費了17億美元，包括建造了4608套經濟适用房。

儘管作出這些努力，許多尋求經濟適用房的人，仍然面臨著長達數年的等待名單，那些露宿街頭的人面臨個人挑戰，也使政府的努力變得複雜。尤其是未經治療的精神疾病和藥物濫用，估計顯示藥物濫用影響了58%至88%無家可歸人口，芬太尼的低成本和廣泛被使用，使其越來越受歡迎的毒品選擇。

從記錄中的過量用藥，可以明顯看出它的危險可悲的現實，芬太尼的藥物是50歲以下的人群主要死亡原因。目前城市幾乎每個街區都有數百個未經許可的營地……。

稿於2024年12月3日

張建偉

「翩然」離去的瓊瑤



2024年12月4日，台灣知名作家瓊瑤在新北市淡水區的家中辭世，享年86歲。她以一封浪漫且詩情畫意的遺書來告別了這個世界。遺書中說：「我是火花，我已盡力燃燒過。如今，當火焰將熄之前，我選擇這種方式，翩然歸去……我活過了，不辜負此生。」

隨著她的輕生離世，代表「瓊瑤時代」的落幕。

上初中的時候，我閒暇之餘讀了不少瓊瑤的言情小說。那時不得不佩服瓊瑤的強大，發行的每部小說常居暢銷書榜首。

她的《窗外》《一簾幽夢》《彩霞滿天》《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等等，讓我的愛不釋手。那時候還買不起書，就去鎮上報亭上去租書看，一天5毛錢，為了節省租書費用，拿到書後，顧不上吃飯，不分白天黑夜，課堂上下，被窩裡外地閱讀。

瓊瑤寫的是言情小說，非常通俗好讀，男女主對愛情都很固執。讀瓊瑤書的時候，常常被書中的情節感動得一踏糊塗。隨著主人公命運的沉浮，或哭或笑，或歎或怒，完全沉浸其中。

無疑，從60後到我們80後，瓊瑤小說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可以說，自己是讀著瓊瑤的故事長大的。不論是書中描繪的人生，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生，就如瓊瑤說過，「每個人的人生，是悲劇還是喜劇，都由於他自己的個性造成。」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瓊瑤寫的《在水一方》，該小說講述了杜小雙和朱詩堯、盧

友文等人的故事。小雙來到詩堯家中，詩堯一見鍾情，但礙於身有殘疾，欲愛不能。

然而，盧友文與小雙不期而遇，墜入愛河。盧友文才情出眾，胸懷大志，希望寫出一部千古巨著，但說比做容易，到處碰壁，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憤世嫉俗。婚後，小雙漸漸發現盧友文是一個眼高手低、行為懦弱之人，從而導致婚姻破裂。

看過這部小說的讀者，紛紛寫信給瓊瑤說：「我就是盧友文！」

其實，也有部分讀者發現，這部小說帶有瓊瑤自傳的色彩，是瓊瑤和第一任丈夫慶筠從相識到分手的生活寫照。可以說，瓊瑤對於小說中杜小雙、盧友文失敗婚姻的思考就是對自身婚姻的思考。

伴隨著時代的演進，瓊瑤的作品，也曾引起爭議。

因為瓊瑤的小說中經常出現早戀、師生戀等情節，這些在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不合適的戀愛關係，也容易引起家長的反對。例如，她的作品《一簾幽夢》中，紫菱和費雲帆的愛情故事就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

面對爭議，瓊瑤曾經接受《大河報》採訪時說：「對這個問題我沒有任何看法。我手寫我心，沒有時間去研究讀者的評價，也不會去遷就讀者。」讀者們各個不同，就是想遷就也無從遷就。」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瓊瑤。

儘管瓊瑤的作品，有其時代局限性。但她筆下的信男信女，個人物形象豐富立體，性格鮮明，大多思想獨立，對世人有著深遠的影響。她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獨屬於自己的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其中據說是小馬科斯的姐姐艾米·馬科斯居居轉旋。

艾米·馬科斯是薩拉的「閩蜜」，「閩蜜」在薩拉耳邊說了什麼？沒人知道，但薩拉讓小馬科斯競選總統卻是事實。

如今，薩拉兩年前的那一步錯，終釀成了大禍。

彈劾副總統薩拉的程序啟動後，必然會引起「杜家」這個政治家族反撲，也會引發「老杜」支持者的抗議。

杜特地家族畢竟深耕菲政壇多年，且「老杜」雷厲風行的作風，鐵腕治理治安混亂的局面，使得大多數人有安全感。因此，杜特地還是能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擁戴，在人民中聲望仍居高不下。

況且，剛卸任兩年總統的杜特地，在軍警中不乏培植一些親信，仍有一些鐵桿支持者和效忠者。

而老馬科斯獨裁專制的21年裡，使得「馬家」這個政治家族名聲狼藉，其家族成員的民意基礎不佳。而且，老馬科斯已經離開菲政壇近40年了，人脈關係早已不復存在。長期旅居美國的小馬科斯，除了家族中仍有人從政，自己尚未培育出深厚的人脈。

一旦那些杜特地的支持者有人「揭竿而起」，容易得到許多人的積極響應，軍方就不得不考慮民意的指向了。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